

食事



芋圆

□留婉珍

年节时，有一款美食，低调到尘埃里，却又奢华到骨髓中。一旦你尝过了它的味道，就会对它念念不忘、欲罢不能，它就是芋圆。乍一看，其貌不扬，就像村里那个不爱打扮但内心丰富的村花，一旦深入了解，你会发现，它是小吃中的一绝啊！至今，还有一堆远渡重洋的华侨，一提到芋圆，眼睛里就闪烁着泪光，那是他们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芋圆源于年糕的变种，而年糕，自古以来便是闽南地区馈赠亲友的佳品，象征着团圆与丰收。听祖母说，传统的闽南年糕，以糯米和芋头为主要原料，颜色自然得像琥珀，经过巧妙的配比与蒸制，成就了那份独有的香甜与软糯，切一切，煎一煎，外酥里嫩，好吃得不得了，成为节日里不可或缺的味道。

历史的洪流中，总有着不屈不挠的创新与适应。晋江女子用一双巧手，将地瓜粉引入了年糕的制作之中，赋予了年糕新的风味与灵魂。地瓜粉的加入，让年糕在保留了传统的软糯之余，更添了几分弹性与清爽，仿佛是大海赋予的灵动与包容。

传说，芋圆在早年是作为干粮出现的。渔民出海捕鱼，风里来浪里去，吃饭就成了

大难题。有一天，一位渔民的妻子，在厨房里捣鼓出了包馅料的芋圆这个小吃。嘿，你别说，这东西既能热着吃，又能冷着吃，简直就是干粮中的战斗机啊！于是，芋圆成了家乡渔民出海时的必备干粮，成了他们海上漂泊时的一抹温暖。

如今，漫步在晋江的街头巷尾，不时能闻到熟悉而又诱人的芋圆香。那热气腾腾、软糯香甜的芋圆，是味蕾的盛宴，更是心灵的慰藉。

记得小时候，临近春节，母亲也会在家里做芋圆。她先把芋头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咔嚓咔嚓地把皮削掉，切成细细的长条，放在石臼里；接着，她加入一定比例的番薯粉，一起搅拌；最后芋头、番薯粉在她的石锤下，渐渐变成了泥状。那场面，简直是一场原始的暴力美学，直到锤成一团黏糊糊的芋泥。

母亲把芋泥从石臼掏起来，加入一些简单的调味品，比如味精、盐、五香粉等，然后取适量放在小盘里，捏合成一个大大的芋圆，没包馅料的。那手法，就像是在捏泥人，娴熟而富有节奏感。最让人期待的是这个环节，她把芋圆放入蒸笼里，用慢火蒸到表面的灰中带着一点透明，像玉石一般，看

着就让人垂涎欲滴。蒸熟后的芋圆，切片直接吃，那叫一个香啊！有时候，母亲还会把它和米粉一起炒，撒入自家种的芥菜或小白菜，有条件的话放点“巴六脯”或小虾米，便可以大块朵颐。在天寒地冻的冬晨，一碗芋圆炒米粉吃下来，浑身发热，额头冒汗。

芋圆的吃法可不止这些。最常见的就是大骨汤吃法，在碗里剪开几个芋圆，再加入熬好的大骨汤，味道咸鲜可口。还有一种干吃法，就是芋圆上撒些花生末，加上甜辣酱等佐料，再淋点香油，味道那叫一个甜啊！人生嘛，就是要这么随心所欲，才能活得有滋有味。

说到芋圆的馅料啊，那可真是个亮点。芋香夹杂着肉馅的香味，嫩嫩的外皮包着实在饱满的肉馅，再配上一碗鲜美的瘦肉汤，那味道，简直是舌尖上的交响乐啊！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感，让人忍不住大喊一声：“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尝！”

要想做出好吃的芋圆，那可得下一番功夫。这芋头得选好，得是那种粉糯香甜的芋头才行。还有搅拌和捏合的力度也得掌握好，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火候也得恰到好处才行，不然蒸出来的芋圆就不好吃了。



（CFP 图）

每次看到母亲做芋圆的时候，我都会在一旁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想，这芋圆看似简单，实则深藏不露啊！像那些真正的高手一样，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一旦出手，惊艳四座！

啊！芋圆——童年的味道！母亲的味道！乡愁的味道！

每日佳句

以恕己之心恕人则
全交，以责人之心责己则
寡过。

乡情

古厝

□戴高山

故乡，一条来自戴云山的溪水，汇入晋江，奔向大海，这条溪叫东溪。

东溪两岸，有我的故乡。那里，原有一座近二百年的红砖古厝，它积攒了祖上的荣光，也是我童年不可磨灭的印记。

家族的古大厝建于清代，长辈说，祖上是老实勤奋的农民，生养了六个儿子。有了钱之后，建造了出砖入石的“皇宫起”大厝，之后，由于人丁众多，加盖成“三落四条护厝”，外加一座新大厝、私塾房等，形成居住群。

20世纪60年代末，母亲在古大厝里生下我。那时父亲住院，母亲没有亲人相伴，也没有请接生婆，她拿起剪刀，剪下那条与我相连的脐带，之后，又找来一块布，将我包起。从那一刻起，我的整个童年，就和这座古大厝相连了。

我记得，古大厝的大门是精轩细作的花岗岩。上面刻有一副对联：“门拱丰年占大有，家传学士庆文明。”整座房子的下层是花岗岩大板材建造的，中上部是大红砖，最上面则是木瓦结构。外护厝用三合土墙，内隔墙是木墙或芦苇泥墙。

大门两边的屋檐下，有一对青石狮子。小时候还能看得见，后来被人盗走了。现存下来的，是家族后来修补房子时，重新雕刻的。大门两边有精美的石雕、砖雕、花岗岩白石雕、青石岩青石雕、红砖雕。雕刻了漂亮的人物山水、风景鸟兽等。可惜的是，这些雕刻并没有完好保留下来。

随着生活向好，古大厝的群居生活，逐步发展到大家独立建房。多数人由古大厝往外搬迁到各自建好的新居里。

无人居住的古大厝，木材渐渐老化腐朽断裂，瓦片脱落一地。没有瓦片遮盖的老屋，更是经不起风吹雨打，虽多次修缮，最终架不住岁月的摧残，不断有坍塌现象发生。

前些年，族内宗亲经商量请来传统建筑师傅，保存旧石门、石板 and 石雕等，对古大厝进行拆除重建。

改建工程逐步现代化，除保持传统风格之外，又增加两个篮球场、一个排球场、一个沙球场、一个器械运动场以及乒乓球、台球等活动场和图书室、家风馆等。于是，家族古大厝终于变成新时代新农村的文化活动中心。

入夜，打球的，跳舞的，散步的，聊天的……华灯之下，热闹非凡。

宗亲从群居到分散，再从分散到聚合；古厝从旧到新，完成一次又一次整合与改变……

站在新铺的石板埕上，想起童年和小朋友玩“冲关”。走进新大厝大厅里，想起童年和小朋友玩“抓孤鸡”游戏。甜甜的童谣在耳边响起：“黑鸡仔，藏伊密（闽南语，藏严实之意）；白鸡仔，去找贼；找若有，金鸡母；找若没，拳头拇！”

童谣声如隐隐涛声，随着滚滚而去的东溪水奔向幸福，奔向宽广的未来。

东溪情

火炉

●山窗坐落三更月，炉焰犹然暖气蒸。
——清·黄文仪《冬景》

●乡国归程应岁暮，火炉煨栗话情亲。
——宋·张澄《和林秋日感怀寄张文御史》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
——宋·张耒《寒夜》

●独坐火炉煨酒吃，细听扑簌打窗声。
——宋·钱选《题雪霁望山图》

●邻家犬吠鸡鸣呼，日照南窗对火炉。
——明·李禧《即事》

●围坐红泥小火炉，煮酒谈今夕。
——清·潘榕《卜算子·寒夜围炉》

诗语

暖冬

□林传凯

果园的冬日怀着空灵且忧伤的甜蜜化身果子，在雾气散去的晨光中弥漫着沉寂独有的美好也许，是我们的到来，使得天空的湛蓝划出几朵喧嚣云絮使得接近表白的斜坡多出几齿凌乱脚印徜徉的风微张。或者独处，或者成群结队像蹲在村口墙下晒太阳打盹的邻居，各自揣着心事

倘若风不来，定能听见各种窃窃私语的欢愉和嬉闹像机关枪，阳光在叶的墨绿上错落有致的沃柑上、我们此起彼伏的陶醉知足脸上身上蘸染的泥痕上扫描幸福被病情暖阳撞得荡漾，笑得不加思索不可理喻。这样的采摘让冬日，沉淀出一份暖调的飞翔也许，这是果园的抒情方式之一也是对这片土地深情的回吻

四季

身边喜欢兰、养兰的朋友颇多，每有造访，自是先细赏一番兰花。“兰为王者香，芬馥清风里”，交谈话题就在氤氲幽香中弥漫开去，多了一份温馨情致。

我见过的兰花大多是地生兰，如春兰、蕙兰、建兰、墨兰、寒兰等。有的植株挺拔，叶脉透亮，显出典雅豪华；有的娇羞的花朵形如明月；有的仿佛璨星结成了串，在墨绿的叶中窥探；有的像一位窈窕少女，小巧玲珑；有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金色灿烂的笑给人愉悦和惊喜；有的花瓣通体一色，玉脂凝膏，细腻如蚕肤……花姿各异，刚柔兼备，难怪被誉为“国香”“天下第一香”。

这是一种“娇”气较足的花卉，对水、肥、土、温、光等多个主要方面照顾得稍有不周，就养不好。曾有痴兰人说：“养兰人易，精通难。须窥天时，测气候，勤于护持，做到栽培有法。”栽盆后，先浇透水，再逐渐减

一缕兰香悦人生

□李志宏

少，进行正常养护。水分不能太多，积水烂根，干则浇，湿则停，适当偏干，以八分干、二分湿为好，平时需透气透水，正常春秋两季换土，施肥也是讲究适中，多施、重施不行，也要适当遮阴。这些可是细致活，有技术讲究的。晒盆、翻盆、防雨时，需搬起搬落，倒是一番体力活。

养兰颇多不易，是要付出诸多辛劳的，这一过程中需细心、耐意、勤力，未可稍事松懈。有几个朋友与兰花为侣，把日子过得香醇有味，有光有影。

一位朋友在水电站工作，地方较偏远，背靠大山。山中森林植被丰富，他时不时往山里钻，什么黑乎乎的杳冥地都闯，只为“淘”兰。兰花大多生长在山腰谷壁、石隙灌丛，一棵兰，裹着整个山林的日月精华，如能于枯水瘦石、野艾蒹葭之间觅得一株飘逸潇洒、姿妍独具的兰，朋友如获至宝，细心采挖，精心培育。他采摘的兰花大多发育良好，生长得时。闲暇发发朋友圈、兰友群，晒晒照片，聊聊天，舒心又减压。

一位朋友常年载货跑车，他每周必回一趟老家。庭院天井里有一百多盆兰花，他巡



（CFP 图）

视一圈，给它们配料、浇水、翻盆、修枝等。开花的就挑出来欣赏，就着花儿，哼哼小曲喝喝酒，将自己安放进兰香里，在奔波劳累之余，卸下肩上的沉重。

我家的阳台、客厅、书架，间或会放一两盆兰花。兰花的培育成功，全靠妻子视其湿燥，谨护晨夕与晴雨间，她平时种种菜，对待兰花也如老农般细心勤力。我只是享用了妻子的劳动果实，茶余饭后，唯兰是馨，相看两不厌，读书写作久了，抬头望花一眼，就有一种欢愉在心头荡漾。我曾笑着说：“养兰，其实养的是一种心情、一种态度、一种兴趣而已。”

“本是山野物，今为案头芳”，一盆兰花在室，顿觉生意盎然。取悦自己很简单，一缕兰香足矣。生活里或许有些时候会尘霜满面、内心落寞，但只要坚守，花香自会幽远，日子也会香醇有味。

奶奶的百宝匣

□柯远峰

有一回，外曾祖父回乡探亲，雇了好几头驴运回礼物。奶奶的家里一时热闹非凡，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带来了问候，也带走了各种礼物。几天后，还是小女孩的奶奶，看着原本堆满角落的礼品，被来访的亲友搬空，想着自己却是一件礼物都还没得到，失落地坐在门槛上。这一幕被她的父亲觉察到了，他笑着从房间里拿出一个匣子，蹲在小女孩身旁，轻轻地打开，里面躺着一个崭新的口琴。“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喜欢吗？”外曾祖父满脸慈爱地说。而刚才还一脸落寞的小女孩，此时灿烂如花，迫不及待地拿出口琴，使劲地吹了起来。时断时续的琴声，在这位久别重逢的父亲听来，是那般

悦耳动听。

奶奶回忆，那把口琴后来坏了，而那个匣子因为大小适中，可存放女红、香皂，甚至钱币等小件物品，又便于携带，最后成了她的百宝匣，跟着她出嫁了。我终是明白了这个匣子对于奶奶的意义，难怪奶奶每次拿出匣子时，总是小心翼翼。

随着我离开家乡，离开奶奶，百宝匣在我脑海中也渐渐模糊。有一回，我回去探望奶奶，正好碰上她在收拾百宝匣，这才又见到了“老朋友”，除了早年掉过的漆，这些年来并未添新伤。我的思绪还停留在过往之时，只听奶奶说：“这个匣子就给你留作纪念。”我一听，乐坏了，以前就很羡慕奶奶有个这样的匣子，像古董，又能装心爱的东西，活脱一个秘密花园。其实，我早在心里给这个百宝匣安排了任务，如今梦想成真，我欣喜地接过匣子，把那

堆陪我走过二十年的书信，连同儿时收藏的宝贝装了进去，但我为了让奶奶能时刻看到这个百宝匣，决定让它继续留在奶奶的房里。

时间就这样悄然无声地流逝，不知不觉中，几个春秋又翩然而去。当我再次看到百宝匣时，是奶奶去世的那一日，叔伯们整理奶奶的房間时，从柜子里拿出了装满书信的它，一看书信的主人，自然就招呼我过去，问我还要不要这个匣子，我一看，赶紧喊了声：“要！”颤抖的双手接过这个沧桑的匣子，往事浮上心头，泪水肆意地划过脸颊，瞬间淹没了所有的坚强。

那一日，百宝匣随我回到自己的小家，我把它安顿在书房的柜子里，每当想起，就打开柜门看一看，不敢轻易触碰……

这个百宝匣伴随奶奶的一生，也将伴随我的一生。

回首

□李万军

地坎上，眼望四方，像在陪我们观景。

说老牛善良，是因为我们有一次从山上把它赶回家时，或许是它渴了的缘故，一路往家小跑，以至于我们赶不上。快到家时是下坡，有一段光光的石板，经常有邻居家小孩在上面玩耍。那是我们回家的必经之路，我们在坡上看到老牛快到家了，却停下了脚步，眼睛在向我们回看。我们急急赶去，原来石板上有几个小孩在玩，见老牛突然站在了旁边，吓得不知怎么避让，惊恐得连哭都不敢哭，怕哭声惊了老牛伤着自己。看见我们到了，我们把老牛拉住，几个小孩才立身跑向旁边，放声大哭起来。

老牛耕田犁地从不偷懒，无论是硬如铁板的地，还是软得如棉的田，老牛都会紧赶慢赶把它做完。饿了，就在劳作中时不时吃点青草，渴了也不嫌田里水的混浊张嘴就喝。父亲知道老牛的辛劳，举起的牛鞭也

老牛

□李万军

母牛已生过两个崽，看上去乖巧又善良。说它乖巧，那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和它相见，就大胆去摸它的角，刮它的脸、抠它的肚皮，它都不抵触，相反，还把头调转过来，用嘴吻吻我们的手，像是在表示亲热。

母牛的到来，为我增添了耕田种地的力量。母亲对老牛非常疼爱，每当耕完田犁完地，都要把它拉到沟边或者田角，给它搓搓身子，洗洗脸庞。每当这时，老牛都会乖乖站着，样子极其舒坦。

我们经常牵着牛去田边地坎吃鲜嫩的青草，老牛的嘴巴像把锋利的剪刀，“咔嚓咔嚓”卷吃着。

有时，我们在前面拉着，怕它偷吃田地里的庄稼，就一直瞅着它。但在老牛看来，我们是多此一举，因为它已成了老牛，知道哪些该吃，哪些不该吃。在没有禾苗的田间地坎，我们在后面跟着，只见老牛慢悠悠的，我们不追，它就不走，它和我们同站在

众生



（CFP 图）

小时，家里的地都是母亲在忙碌的，舅舅心疼母亲，把他家的母牛分给我家一起喂养。

母牛不年轻了，两只角像刚出土的笋，好多年了都长不长，温和的眼睛像露珠一样闪着光，走起路来虽然慢条斯理，但稳重有力，嘴巴经常蠕动着，像有嚼不完的草料。

母牛来我家时，毛发毛刺刺的，像垂挂在玉米上的须，乱糟糟的。